

心窗
片羽

热爱

◎朱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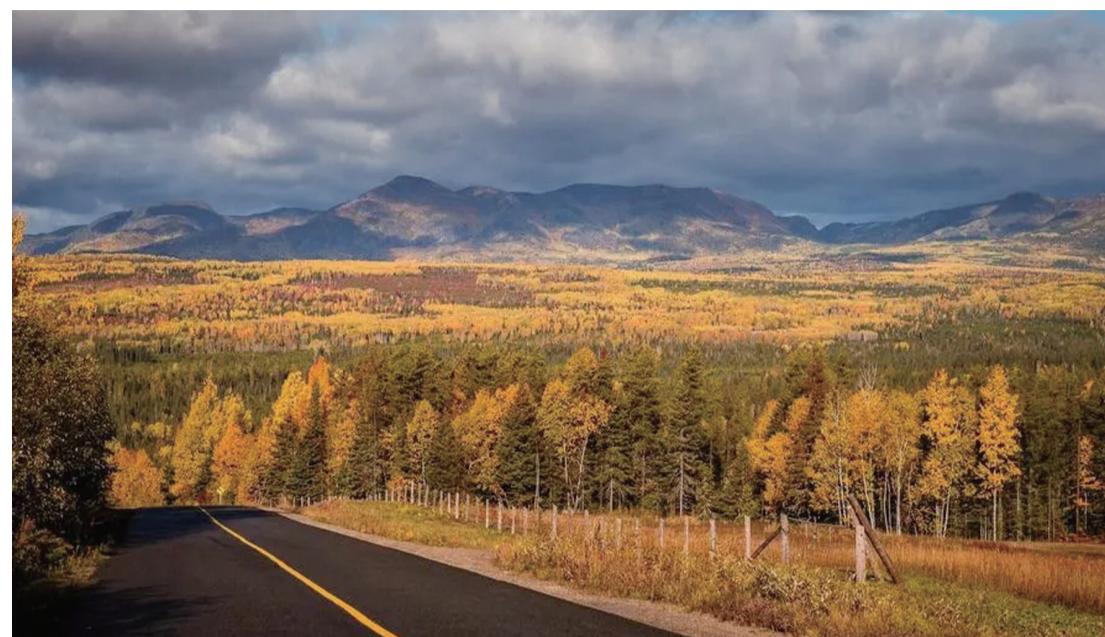
Jeff前十年痴迷于看影视剧和录音制作,近几年忽然转性了,养花养狗并且插花,假如再加上钓鱼和下棋,兴趣老得仿佛一个老人。一开始,他只是拿家里的枯枝和叶子随意摆弄,或是给植物换个漂亮的花盆,再后来觊觎楼下小区绿化带种的四季花草,趁着黑夜里遛狗,折下几枝回来插在瓶里,捣鼓成各种造型,起个颇有艺术感的名字,在朋友圈里引来无数惊叹。再再后来,他独自骑着电驴跨越了几个街道行政区,到处寻觅中意的素材。但这种方式始终让他忐忑,也还是品种有限,最终选择上网大量采购。

从前去他家时,不是看剧就是喝茶聊天,要么就定神撸狗。现在每次去,他都在客厅捣鼓一堆枝叶,桌上地上堆得到处都是。一向受宠爱的狗被他关到了卫生间,他说狗太吵,烦。然后就听他说起,要办一个插花展。

之前在朋友圈里看到,好像是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外出专门学习插花,还在朋友圈里晒过短期培训的证书。他为了插花作品专门开了个视频号,配上音乐,展示每天的作品。虽然我不太懂,但每次都点赞。为他的热情点赞。他的插花展在一个蓝印花布的工作坊里,很有艺术氛围的展厅明亮宽敞,Jeff的作品不多,插花放在这样的地方显得很艺术。鸡冠花和绿毛球分别堆簇成两个小的圆球,抽象又卡通;小柿子和一种不知名的豆豆混搭在一起,他起了个名字叫海草和带鱼。他挨个儿讲解作品的原料、意境,还有创作的过程,我才知道原来插花还有不同的派别,跟花店和花圃里的扦插完全是两回事。

晚上回家翻翻短视频,Jeff空间里的插花图片,朱哥又更新了一个视频,他在不知名的地方非常投入地演唱,台下有举着荧光棒的观众。艾文依旧在健身,自律得让人羡慕。无论哪一种热爱,能在人到中年依旧不离不弃的,这份热爱的背后都承载着希望和寄托。除去无价的精神愉悦以外,有一种可能就是有多热爱就有多绝望。尤其是选择用艺术这种方式来表达的。情感的输出不是唯一,最重要的还是一种向外的表达和交流的愿望。原始人类的艺术起源于巫术活动,两者的社会功能与人类的心理需求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有艺术都有拯救的能量。

当我跟Jeff提出这样的论断时,他冲我翻了无数个白眼,说之所以选择插花是为了减肥和戒掉网瘾,上网买插花用料所花费的远远低于从前的综合性网购,游戏更是没时间玩了,省了装备和皮肤的钱。别以为插花是静止的艺术,有时候,他会站在桌子前鼓捣到后半夜,还得打扫,全都是体力活儿。



金秋

◎王尚

打卡“洁而精”

◎展颜

去“洁而精川菜馆”是在一个风日晴好的春天的黄昏。那天,我特地洗了个澡,换上新买的短款风衣,精神奕奕地去“赴宴”,如同运动员开始比赛前的热身活动,在前奏时分就将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说起“洁而精”,是有些故事的。

三四年前,我这个新上海人突然对上海老字号产生浓厚的兴趣,隔三岔五请土生土长的上海闺蜜推荐好去处。一日,闺蜜向我推荐了“洁而精”,说这是上海知名的“国有老字号”,以经营川菜为特色。我听了店名,颇有些惊诧,这哪里像是饭店的名字,倒像是售卖洗洁精的地方,心中并无一丝想去的欲望。

疫情三年,所有的拔草计划搁浅了,我把大片的空闲时间用来阅读。一日,读到马尚龙的《上海分寸》,有一段是关于南昌路的市井气。他说记忆中的南昌路,有散落落的小店,也有高级的市井气,比如川菜名店“洁而精”。那时候,进饭店吃饭的都是有钱人,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可以想象,在“洁而精”的店堂,谁经常和谁在一起吃饭,谁经常和谁作为邻桌相视一笑。

后来,又读到夏春锦的一本讲

述木心前半生的书《文学的鲁滨逊》,里面讲到林风眠和木心的一段往事。林风眠当年移居上海后租住在南昌路五十一号。有一回,木心去拜访他,酒茶言笑之后,林风眠就带木心到附近的川菜馆共餐。那里环境雅洁,菜品精细,所以给它取了一个“洁而精”的雅号。每有学生来,林风眠就带大家到这里来改善伙食。

两度在书里邂逅到“洁而精”,我觉得这是种缘分,也是种召唤,于是便将“洁而精”纳入拔草计划之中。

走进“洁而精”。餐厅的墙壁、柱子、餐椅的椅布,满目皆是清新爽眼的蒂芙尼蓝,甚得我心。一派老上海腔调的“洁而精”菜单也颇得我心,封面印着贺友直的漫画《顶早的洁而精》。各色顾客纷纷走进“洁而精”,漫画画出了当年“洁而精”受欢迎的热闹场面。店门外还画了一块路牌,上写:麦赛尔蒂罗路,即今天的兴安路。创建于1927年的“洁而精”,早年就定位在此,1958年迁至现址雁荡路八十二号。“洁而精”主打的是海派川菜,因此,菜单上既有豆花鱼、麻婆豆腐这样的川渝美食,亦有八宝辣酱、红烧划水这样的沪

菜佳肴。

早年,“洁而精”是名人聚会的主要场所之一,这里有很多菜都是名人爱吃的。“刘海粟爱吃的生爆鳝背”,“赵丹爱吃的青豆泥”,还有一盘“洁而精炒素”。吃的时候,心想这些菜皆与名人有关,这个餐馆也是我敬仰的艺术家们来过的地方,不免情绪高涨,情感的温度更增添了美食本身的趣味,仿佛如此一吃,即能与名人“沾亲带故”了。

环顾四周,来“洁而精”用餐的以上海人居多,耳畔听到的几乎都是吴侬软语,平均年龄看上去约五十岁,应该都是来怀旧的顾客吧。可不,隔壁桌上就有一位花白头发的男人正在大声吹嘘大学时代追女友的趣事,听得我暗自偷笑,也许当年乌发锃亮的他也曾带女友来“洁而精”约会过吧。

我在菜单上还看到“梅兰芳爱吃的麻婆豆腐”,“周总理爱吃的干煸牛肉丝”。“赵丹爱吃的青豆泥”是“洁而精”的特色,如今还开发出了青豆泥汤圆及青豆泥月饼。我便计划着隔一两个月再来吃吧。酒香不怕巷子深,“洁而精”能屹立百年足以说明一切。

走马
天下

“久别重逢”第一问

◎明前茶

傍晚,妈妈进门不到十分钟,三年级女生小萱就提意见了:“妈妈,你每天下班见了我,能不能别再问这三句话,我耳朵里都听出老茧了。‘今天老师表扬你了吗?’‘你今天的作业都做好了吗?’‘明天有没有小测验呀……’你就不能问些别的?”

妈妈一面撕去芹菜梗上的经络,一面柔声问道:“那你说说看,我见了你,第一句话该问啥呢?”

小萱把妈妈撕下来的芹菜经络抓起细看,这晶莹剔透的植物纤维卷曲起来,在孩子手心释放着柔光,散发着水灵灵的清苦气息。她想了想才说:“从早上咱们在校门口分别算起,到晚上见到我,夸张一点说,咱们俩也算是‘久别重逢’,该怎样

开口问话,你去动动脑筋……”

妈妈暗笑,后来见到女儿,第一句话就经常会问她:“今天你在学校过得愉快吗?”

果然,女儿有滔滔不绝的回应。有时,她笑容灿烂,回说愉快呀,“今天,我的作文被拿到隔壁班去朗读了呢。老师说,要是你们的作文也写得像我一样活泼生动,那才是我教师生涯的高光时刻。嘿嘿,这是隔壁班的好朋友特意来告诉我的”。

有时,此话一问,小萱的表情多云转阴,她会气恼地回答:

今天,体育老师告诉我们,一分钟跳绳要达到125个以上才能拿到优秀,我现在80个还跳不过去呢。

今天我也很倒霉,英语作业被

芬芳
一叶

打回来重做了,老师要求每个字母的每一笔都要写到横线上,也太死板了。

听了女儿夹带各种情绪的倾诉,妈妈并不急于打断她、规训她,相反,有时,她搂抱小萱的肩头,表达无声的劝慰;有时抚摸着她的头发,表达由衷的欣喜;有时,她四两拨千斤地点拨一两句,让孩子意识到,在她情绪激烈、钻牛角尖的时候,其实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安慰这个年龄的孩子也很容易,只要到街心公园去,带着她荡秋千十分钟,小萱的不快就会烟消云散。

了解孩子在学校是否过得愉快,对家长来说,才是“我是你永远的大后方,永远会支持你”的爱意表达。